



井上揆
纂評

增補蘇松孟子

上

二卷
14
19

□ 12
3106
1



門 12
號 3106
卷 1

己卯冬鑄

櫻塘井上揆纂評

校補蘇氏批

孟子

日本評者姓氏

賴山陽 尾藤二洲

鹽谷宕陰

天之繫星漢山之尚草木煙雲水之承風至文也。夫人而欲知之也。必由親夫達觀先覺者以發之。孟子傳道述德之言。其文至矣。願其運規矩于無形。妙方圓于莫尚。後死者不有濂洛關閩之領悟。而有董賓韓歐之摹寫。豈能驟而窺耶。老泉絕世俗。退居山野。肆力於文章者數年。而後得其所謂規矩方圓之跡。而評點以表識之。豈非達觀先覺之所在。而學文者所當親乎。此子瞻必賴是而悟文机也。或乃病其援吾孟

曾補蘇氏五十一

增補蘇氏五子 卷五
子入于文辭之流戾其明道之意也。噫程子不
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
能通其意者也。誠有得于文之擦縱抑揚卷舒
和徐緩急續絕予奪隱顯起伏開合往來感應
頓挫奔逸之情。則亦可以見夫道之行于天地
之間之象也。矧必順理而成章。經天而緯地。而
後可謂之文哉。若夫由辭以得意。則固存乎人
而已。余時方謀梓傳。遂書此以釋或者之疑。嘉
靖改元九日。後學靖江朱得之識。

文以載道。五經四書。聖人之文。皆聖人之道也。我國家
試士命題。首四書。次五經。蓋欲學者求聖人之文。以適
於聖人之道。文特顯焉者耳。然道非文。難以專。文非灑
無以達。明道之文。莫備于四書。然論語述孔門問答。言
簡而明。不可既筆法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子思子著。
其中提綱挈領。條分縷析。筆法備矣。然深厚渾穆。未易
窺測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起伏頓挫。洋溢乎翰
墨。浩然之氣。盛大流行。而可既筆法求者。莫如孟文。昔
眉山蘇氏老泉。愛其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曰。悟

文法良有以也。顧其為書傳久失真。字多漫漶。院自幼讀書癖嗜。孟子舌耕廿餘年。日與及門。口講指畫。取蘇批訂之。竝集諸儒論說。間有所得。時亦竊附己意。名曰增補蘇批孟子。極知繁瑣。然不過取其便於初學云耳。學者苟於此而詳求孟子之文。以通孟子之道。予以遍讀四書五經。入聖賢之域。不難矣。韓子云。欲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吾願與天下同志者。共勉之。時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孟秋初吉。新會趙大浣錦江氏書于皋頭貞遇堂。

增補蘇批孟子 趙大浣

○主危 此章孟子仁義說以

○而已矣 國政

○吾何以利吾國

○吾國乎 孟子對曰

○利吾身上 下交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增補
日本井上揆一卿纂評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增補蘇批孟子

○三個何以字
 既一段不奪不
 廢之意在存
 王亦青月評
 此三句王大夫士
 庶人諸氣子出
 庶人諸氣子出
 庶人諸氣子出
 庶人諸氣子出

○第二節下之意
 孟子曰仁義
 利也哉曰仁義
 利也哉曰仁義
 利也哉曰仁義
 利也哉曰仁義

蘇云翻兩段作波瀾就
 繳上文 再用前語繳
 上句却放在下亦法
 利也哉曰仁義利也哉
 利也哉曰仁義利也哉
 利也哉曰仁義利也哉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譽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此篇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
 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
 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 提處承惠王
 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
 極轉接靈緊之妙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此一段孟子
 贊者上之九
 於助詞三致
 贊者上之九
 於助詞三致
 贊者上之九
 於助詞三致

蘇云兩句先截住一正
 一反下分兩段
 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
 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蘇云此章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
 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
 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 提處承惠王
 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
 極轉接靈緊之妙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三章章○主意
王十惠行子大
如之如王故孟子
大知之如王故孟子
王通若子
王通若子
目也

○鳥耳笑三字八道改
○見ハス
○何也二字上文鳥耳笑
○三字及應讀来字
○響キアリ

蘇云翻一問作節奏關
住了却放下去不覺文
勢奔逸

○子母在子不患此也
○舟子都國不用心也
○其真同凡之王道
○也八俱也至人之道
○フミラ是謂列於出也

蘇云先用一句截住宕
起下節
賴云起手唱醒

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大段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賴云帶○歎息声

○省句法

○賴云而

○賴云波○母比

○三章大段

○賴云○而○則

○賴云○而○則

○三大段下段ハ王者
天地自然生民後才
先王ヲ説ク孟子三
天賦ハ先王也言明
論ニテ手能ハる
性置テ先故此至
半ハ條ハト王道
説ク出シカ大段
半尾章ハ疑問
ヲ在ハル也此ハ
解テテ大章
緩急ハ法ヲ能ハ
○與○憾○朱子○憾
○恨○有○テ○無○所
○恨○ハ○非○也
○并○願○野○賦○口○無
○憾○ハ○不○好○ト○テ
○非○ハ○不○好○ト○テ
○心○殊○リ○無○ト○テ
○也

○天賦中三層
○上層ト下層ト
○是倒收法

○七十者上知下段例
○其可也也
○説白ク七十者ハ老字
○誤リ多難シテトナリ
○若知事ハ微スハ或ハ
○シ

○黎民
○黎民ハ黎民也

賴云末尾警策

蘇云就結一轉翻作一
段波瀾

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

曾補蘇比孟子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賴云孟子○經濟唯是如此不必如後儒說禮樂強

○蘇云上丁了結一段

○蘇云黎民也

○賴云○而○則

○賴云○而○則

○蘇云總上四段

○孟子大段

○賴云○而○則

○賴云○而○則

○斯爲之字
大段結句何也
三字下相呼應

○第四章的主意
此章更主政以テ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且猶息也

○惡在
民父母也
○大段承上二句
政字ヲ此ニ承テ
行政ニ此ニ承テ
前後相照應也
○飢死二字
大段飢色餓死
三五腹久

○第五章的主意
此章更主政以テ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人ヲ殺シテ又母ハ

句答上關結

賴云豈獨鄰國之民哉
呼應甚緊

○與及此二字
宜以推上與
字者宜以推上與
字者宜以推上與
字者宜以推上與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取譬無不入妙
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
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
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

蘇云承上二段又作此一段飛舞閑合若結上文者却放下一句繳起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進理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曾補蘇比孟子

二五

句

賴云是孟子說治人大

文字

王字一章主腦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賴云孟子經世大文此為外王浩然章是內聖也踴躍震蕩不可沒落賴云波瀾汪洋間架宏濶抑揚開闔之法盡于此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認定齊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以下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是心足以王矣此句八世大政主意三章又一章中主意亦此句云云前段推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故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

賴云畢竟是英雄器達露肝鬲而言可與語處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

賴云以上代王分疏趙云此節乃前後過峽戚戚以上結上啟其察

曾南家七五子

蘇心二字前足
以手美其心則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
心之義告之却忽以喻
言全是空中閃射蓋不
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撥
不靈此孟子善于發端
處
今恩足以二句難得最
緊切乃一章警策處
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
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
必有以害之也以下故
反覆開合以攻擊之

識此心以下起下啟其
擴充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
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
以見推恩之易

賴云一篇喫緊處

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
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
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
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
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
之妙
賴云以上問難已究更
起端振王心頭事
蘇云欲為三句張本故
先淺放一句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曾補蘇七

蘇云

蘇云

蘇云又轉比前更進一步
蘇云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法
輕煖此句三為字足可
有所謂省字也

賴云看大頭挫處信費
生治安第一策藍本
知非真似其疑同三後
同三各亦大文深德

王怪其甚孟子卻又說
殆有甚焉忙趕再進一
針把後災兩字嚇他令
他雄心灰滅後乃以大
勢較之急挽之反本
賴云孟子每事較時勢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於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蓋 郝京山說
盡 禮禮禮禮
且 句法下大同
郝 說動大可
云

欲字不解而
○ 孫云、吳孫
○ 孫云、吳孫
○ 孫云、吳孫

人力非如後儒張瞻明
目說大頭活
蘇云至此上下之間呼
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
龍蛇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
處作大波瀾
賴云以下正說一

賴云千轉万折而來所
謂萬派飛流注在一壑
者在末幅後世奏議先
議論後區畫本此
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
又是另起
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蘇云此就及是翻下
蘇云仍前唯心字上下此心字也

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
幾句王卻笑而不言又
道幾句
王即云吾惜不能進是
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
內機閱
仁人又應上不忍罔字
落得奇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
下乃詳制產之法

蘇云此是保民處

賴云一篇歸宿處即章
首保字注脚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衣帛食肉二段與仰足
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
俯足畜妻子應庠序一
段與驅而之善應
末二句實見得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
到此結穴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
得告君之體與前篇相
似
賴云先置一句不說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足以保民致王次段
至遠庖廚是啟王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爲是啟王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
因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政末段說到制產則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
而致王也 王字一篇大主腦入手無以則王乎一引是心足以王矣一
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一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
篇線索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與前篇相似賴云先置一句不說破

增補黃子

其故留問答餘地孟子

慣家
賴云使王不得不問問亦不直答反問之得其口中兩句為已把柄妙

賴云下文一反一正亦常格有此問難故生波瀾

幾乎他曰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賴云畢竟是英雄無隱諱語是孟子所親定樂說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賴云是通儒語亦是真儒見非拘古非阿世不知是亦不願得聞也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賴云未甚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賴云無學妙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賴云反說一段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賴云正說一段

臣請為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

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

曾補錄七

七

九

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
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 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
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
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
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
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不
與民同雖小亦大

阱字落得極新極險為
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揚開合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蓬一層。賴云亦敏。捷亦。後猶。
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蘇云分作二段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賴云是以奇險語掉尾
有餘力
賴云先安頓一虛字包
合全章意是慣手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
賴云不料鄒老儒先生
賴云重瞳漢二百年已
為此語

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賴云換戰字為此三字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賴云空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豈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一亦字前後開換賴云唯插而字亦字乃不冷掌

蘇云前立論後引證賴云不專責上使知是公論妙

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眦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賴云。是以宕逸語掉尾有餘力。

賴云。全舉晏子問答不置。已一語結了。覺送李愿序表忠觀碑。並瞠乎後也。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同民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兩節以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句為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結句隱隱見已之納諫。都是好君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

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已不行。出脫孟子卻即

行針鋒緊對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詩

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

做証所謂因其近似而

發揮以足已意也于此

亦可見孟子言詩之妙

賴云雙關收上不為結

束又是一格

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

兩無字見公劉太王好

貨好色之同民皆補出

詩所未有引歸王政本

旨

兩個于王何有隱隱回

顧章首勿毀明堂

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

治而先設上二事以發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干橐干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之是以他事形起筆意與承教章同

賴云意在言外妙

以世臣引出親臣無字

正與有字對照

賴云曉此章法乃平地

起波手也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

慎字下節數個然後字

正承慎字發明

致在後言曰字上國公寄光司謙書以此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蘇云三又舍三。亦。可。也。獨。微。其。頂。古。文。不。拘。處。蘇。云。一。句。結。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賴云：隱隱注射時君非論。湯武也。後儒說病人說夢。

蘇云：感慨。

也。

上節以仕木形起仕賢。下節以治玉形起治國。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蘇云：引喻起。

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其提醒齊王處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

蘇云：又繳上文意。一引下。

蘇云：再引喻。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賴云：初說何等。

蘇云：二喻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蘇云：不任賢正是愛國也。故曰相足。

齊王欲取燕。妄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民字正對上天字。宜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亦運而已矣。句正。

曾補蘇七

十一

十四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

與打開後壁教之勿取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此節分兩截，雲霓以上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上截先

與打開後壁教之勿取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引書而後自說下截先自說而後引書議論在

中間引証在兩頭左傳多此法

賴云化敗局為成局應變決議處置不失宜其

機全在速字猶可及字上少緩則制於人

動字落得妙分明是自已惹禍

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動字應

君之民三字極警醒對上吾有司幾十人對上

三十三人有司莫以告

曾南采七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曾南采七

下

對上民莫之死

君無尤句應而節即以起下節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瑞墨 齊本 王若 下有 矣字

賴云引古語而後排其語中字發論是古文多姿處此節一曲一折十分悽惋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一折跌出下句。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蘇云承上賴云參國之事述事明驗。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應如何則可。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曾補注孟子

上孟

十一

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不曰臧倉而必如嬖人二字通節皆是嬖者之詞看其用何哉二字突出驚駭之狀一氣注下儼然命以無見君無見焉一句聲色俱厲非變之甚何無所忌憚乃爾一諾字亦寫出昏庸之于嬖倖如畫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賴云君子頃境並以天處之其胸懷可想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賴云以論人品起

蘇云鏗鏘

賴云俗極

蘇云證拓開

賴云俗極

賴云開手一喝

以專久兩路形起功烈之卑
王字與霸顯字對以字承上二以字說來正答猶不足為之問以字含孟子之德齊字含時勢
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句其中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說文王致王之難正與反手對針以起下易字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蘇云管晏並稱舉其大者析之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粦然不悅曰爾
○伏時
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伏德不足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蘇云繳上生下倒翻一語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由湯一層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一層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一層見眾賢維持之力言商不易失正見文王之不易得也是對面寫法

次而後失在商邊略作一小束是以難也方作一大束
賴云說其難也
蘇云此段見齊之易王又以齊王意用本色語今時則易然句應上反手開下二節

可當也○蘇云難容似答非答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賴云全自時勢上論之不如後儒迂論也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蘇云總承
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蘇云時字粘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蘇云應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段

飢者二句引喻不用我正意而正意自明歟歎淫泆

賴云說其易也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為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為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為與一開以齊王猶反

通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來賴云不動心是主意浩然之氣特形之而已賴云是孟子說修己大文字局面之大不及齊宣王章而造語之精則過之

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為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為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為下截之樞紐也

賴云後人誤加之四字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因丑借孟貴為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以黜陪舍以黜舍陪曾子子夏卻又以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空中形影管翹神化之筆

賴云一篇筋骨却在於此特不明言至自家身上耳

告子正是孟子陪容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舍施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

賴云前說北宮孟施舍告子而及自己有序一節深於一節

賴云說至自家上此四節申言養氣前一節就養成後言後二節以平時直養工夫言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言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此兩節總歸結直養無害一句

此節申言知言上四句因外而知內下六句即始而知其終上言知言養氣已盡此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結應告子
波瀾隨口而出就結了告子以下借喻以明助長之害
轉歸養氣

正喻來寫法以忘觀助
蘇云七轉

諛云仍有告子在中
蘇云不脫心字

下則言願學孔子故于上下分界處特着此節總上起下
賴云此段無冒虛字而起
賴云不動心之論終于此此下其餘論也

不敢當聖又不欲安于賢且不願同于他聖層層為順學孔子作勢
賴云又以冒虛字起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蘇云便簡賴云妙在此
蘇云十轉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
 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賴云是大照應隱然以已掉置三人中所以不屑為管仲也乃知二章合則双美分則兩傷

總賴云先論人品次第論時勢論學問終歸於論命了

蘇云三句一承一轉一結

蘇云十一轉

賴云故曰否

蘇云十三轉

賴云妙在此字

賴云行字不同字所以曰姑舍

賴云妙在此字

未有夫子未有盛于孔子應上未有孔子以明願學

諸本必上字

此以霸功形起王道上言王霸之心有誠偽下言應之者亦有誠偽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
 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
 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有二字不同有異二句

賴云行字否

賴云而吾願學之豈屑為管仲哉

蘇云結上

賴云行字不同字所以曰姑舍

賴云妙在此字

首二句一章大吉如惡
二節言仁則榮之實今
國家一節言不仁則辱
之實未又以自求總結
而引証之如惡之一轉
極有力

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循情態蘇云頓挫
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類云頂上復分榮
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辱榮類云頂上復分承仁不仁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証禍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雙應

上五節舉言感應之理
末節方是實事信能行
此五者句為通章轉關

類云五下矣字三下也
字相配成文其轉換頓
挫處在率其子弟攻父
母一句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蘇云又轉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賴云層層翻跌有勢是九層浮圖法孟所慣用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入也無

羞惡之心非入也無辭讓之心非入也無是非之心

非入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蘇云此起語作一大轉

七四

賴云端是論緒上下文了然自是擴充至保四海經義家紛紛異同何哉

賴云三喻皆取於射愈出愈妙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蘇云翻而段

蘇云轉

賴云

用功之成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迅雷

論語補注卷之五

七五

七五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同一層，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章中矣。

從舍已說到取人，從取人說到與人，筆意歷落。

前二節敘事，末節總畫。

此節一步緊一步，總畫。

出隘字。

此段如自於取事。

二層二層在深。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出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出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出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出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出恭字。

此節一步鬆一步，總畫。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不可攻也。不可攻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

取也。不可取而取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

取而取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取而取之，

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取而取之，必有得天

時者，不可取也。不可取而取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

取也。不可取而取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

取而取之，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取而取之，

必有得天時者，不可取也。不可取而取之，必有得天

此之妙在干利辰

賴云孫子十三篇主意亦是此已

賴云順逆對縮法

賴云前双行起後單行收故有姿致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

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事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云貴人飾詞，往往有之。

蘇云敘事，示以不可召意。

賴云此中消息，非亦未嘗以託。

疾本意。

孟云託疾之意，愈晦。

賴云多周旋委曲，為家先，生危處可根。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王之敬子二句為下辨
駁開端語有關鍵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蘇云：孟子乃不可召之臣，齊王召之，所以不去，引三達尊，見不可召意。

蘇云：此言道德字正應達尊。

賴云：以伊管雙敵而未却，引管去為結，乃不費力。凡結語不可不健，又不可擇健語故意置之。就前面語中，下一冷捧可也。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人言故語調如是以下正色而言

解是或一道

折句

賴云與不解事

之敬子句

擊後賴云本意在此公孫丑孟子景丑一輩俗

聲峻

正不敬慢處

賴云非徒為此休面妄自尊大也

蘇云引証

賴云則字妙

賴云抱負可想

賴云則字妙

賴云則字妙

賴云則字妙

賴云則字妙

賴云則字妙

蘇云結語似翩翩欲舞不敢召就君說不可召就臣說以不敢召跌出不可召以管仲跌出自已收拾上文歸結全篇絕大筆力

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為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景子作觀寫出旁人情惜又以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辯駁前一層明已之敬王猶遠說來未說到不應召上後一層說到不得以一慢二雖已含不當召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為之君節方明說出末又引湯桓不召尹仲為大有為之君作証以自況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次何等筆力

皆是也一句斷定下申明皆字與一字對是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與非字對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未有處照上遠行戒心

失伍借說失職打轉正意即用上喻意字面孟子最多此法

蘇云事已在前只用喻說又云此喻切當下待詳說而人已悟之矣

瑞聖齊本也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

曾甫補注

上卷

廿九

字疏采以乎與二字收之。三也字決斷決斷者却在它人口上妙。為王誦之句括上三節。省卻多少筆墨。此是撮記法。亦議中夾叙法。賴云兩段借他人口為結而已。不措辭妙。

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蘇云婉切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此章解木美之疑以盡於人心四字為主。悅字較字都本盡心來不以天下儉其親乃所以盡心也。次節說先王之制三節說已所以美其本之意是就人子身上說四節又就化者說末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賴云丑未可與語此中消息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增補疏考七

七十一

節引語作結正與木若以美然相應

上節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見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可字下節發明未也二字私字一章之案天字一章之斷

賴云把一可字翻弄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賴云前正後喻而語語相對至尾不必用何以異此句扭合之又是一拾蘇云分明緊要兩句賴云結語健又應問者語甚緊切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曰。

此節承上過字問論一番寓責賈為王文過之意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出脫齊王在且字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蘇云兩段不相關鎖而官商相宜呂律自應文情蔚然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蘇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賴云如馮婦章先設喻題下注題意不復置結語亦一法也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賴云孟子善用乎字辨退之獨得此法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蘇云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側離騷似之

此節又進一層言歸志既伏猶且惓惓不忘益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

賴云彼此是非在尹士口中斷決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畫之故通篇着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合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二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遡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子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子三宿節寫方出畫時心車夫出畫節寫出畫後心車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畫之非濡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為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微上一時起下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以數引起時應此一時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類云所以不豫者前應不豫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出辭而正命，命不可以及，人致齊非非也。出
 曰：非也。致齊者，其玉毀而能去，去不為廢，故入
 孟子去齊，武伯公孫丑問曰：封而不食，稱古之
 非其也。孟子曰：不辭也。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上



